

解說
南傳大藏經

卷之三

請勿翻印



經藏大傳南譯漢

編譯發出地電郵機帳戶證登記審行者版址話

水野弘元博士
Prof DR. Y. karunadasa Ven. DR. K. Anuruddha
DR. G.D. Sumanapala
慧嶽法師
吳老擇 通妙
元亨寺妙林出版社
高雄市鼓山區80417元亨街七號
(○七)五二一三二三六(五線)
(○一)七六九九五〇八·七六一六一三四(傳真)

四〇三七六九六七 妙林月刊雜誌社
局版台業字第三九三三號
元亨寺妙林出版社
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李富美律師

承印版排電腦法律顧問
初民國八十四年二月

元亨寺漢譯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會

主任委員 釋菩妙老和尚

監修 印順導師·演培法師

水野弘元博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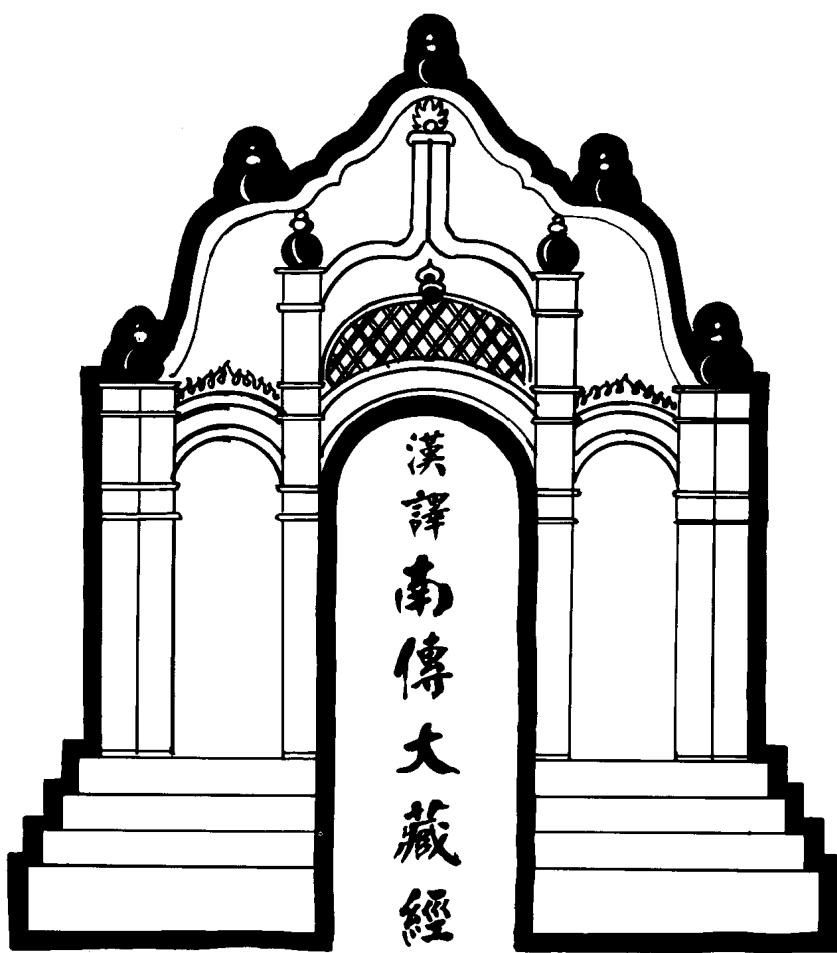
Prof DR. Y. karunadasa

Ven. DR. K. Anuruddha

慧嶽法師

請勿翻印





漢譯南傳大藏經



元亨寺世尊像

凡例

- 一、本藏經參考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出版之日譯本，並參照Pāli Text Society原本，及暹羅本，加以譯出。
- 一、日譯本與原巴利文之精義略有出入者，今皆觀瀾而索源，以巴利聖典爲主，抉其奧論，不當者刪之，未備者補之。
- 一、日譯本於經文行端，標有P·T·S·對照碼，以示原刊行本之頁數，俾便互相對照。今仍沿襲採用，並以阿拉伯數字標出。以便查原文出處。
- 一、經文中〔〕內之辭句，乃爲補足行文之語氣及助讀者瞭解而加添。
- 一、經文中有……或……乃至……者，依原本之省略。〔……〕或〔……乃至……〕則是日本譯者權宜上之省略。
- 一、凡義理深贍之辭彙或因直譯而辭理不順者，皆於其下以（……）作簡單夾註。
- 一、人名、地名等專有名詞之音譯，盡量採用漢譯阿含中已有者。然漢譯阿含經主要是依梵文翻譯，故其譯音，並不完全能符合巴利語。
- 一、術語、名相等之採用，大抵援拈漢譯阿含藏之習慣用語。庶幾辭趣一揆，文歸雅飾。
- 一、目次中對經文之說明乃日本譯者之述作。今亦譯出給讀者，容易把握經文之內容。

目 次

長部經典 三

通妙 譯

二四 波梨經.....

本經相當於北傳漢譯的長阿含卷第一之阿冕夷經（大正藏一）。本經是世尊住末羅國之阿冕夷村時，訪問拔迦婆梵志之談話，其時之話題，是離車族出身之比丘善宿的還俗事件。雖日夜親近佛陀，不能停住於佛教中之愚者善宿，至於捨去佛之法、律的根本原因，是佛陀不爲彼示現神通，並不爲之說明世界、人世之起源，不滿意而回去。從此經之內容大別爲兩部份，一是神通說，二是起源論。

佛陀對於神通之示現不示現，非是佛法修行之目的，佛教的根本精神是在說示，引導人至完全之苦滅，又到完全之苦滅的目的，所以像世界之起源論，非是不可缺的東西。誠懇地信受佛陀之教說，無任何疑問的，受持完全苦滅之法，無須以神通或起源論爲問題。然，當時一般的求道者等，重苦行主義，重修定主義，因皆耽著於如斯之問題，所以善宿亦有執著此問題傾向吧！佛陀對善宿，如上所述，說佛法修行之目的，及明佛教之根本精神（一、三、一、六），更告於依上人之法，三度示現神通：第一、對於庫羅迦提耶者（一、七、一、一〇），第二、對七戒行者康達羅摩斯伽者（一、一一、一、一四），第

三對裸形道士波梨子者（一、一五〇二、一二二）。本經言稱波梨經，故特別對第三之波梨部份為最長。想本經之重心部是在此，其前後是附帶的莊嚴俱吧！

神通說，皆是對善宿而說，但起源論，唯對拔迦婆梵志，是說佛陀往昔之事。第一是自在天、梵天創造說（一、一四〇二、一七），第二是戲耽說（一、一八），第三是意亂說（一、一九），第四是無因生說（一、二〇）。而唯一類之沙門、婆羅門唱道如斯說，而不知其論據，佛陀說示此是轉生，無寧是根據於心理的，以滿足彼等。最後（一、二一）佛陀說淨解脫之現相，不歸依三寶，以異見異行，是難入淨解脫，拔迦婆道士！言如卿能對佛獲堅固之信奉而結說本經。

二五 優曇婆邏師子吼經

三六

本經相當於北傳漢譯之長阿含卷第八之散陀那經（大正藏一），中阿含卷第二六之優曇婆羅經（大正藏二六），及尼拘陀梵志經（大正藏一二）。佛弟子散陀那居士，訪住優曇婆羅梵志女林之尼俱陀梵志時，相信諸種苦行是最上之法的尼俱陀梵志，好獨處靜觀，住空處靜地，對佛陀抱著偏見而誹謗。其時，佛陀來優曇婆邏梵志女林，對尼俱陀梵志，說諸苦行之穢垢，更說明守四戒、斷五蓋。住四禪、得四神足為最上之行，打破外道之迷妄，令彼等慚愧以前之誹謗，勤修無上梵行，為本經之梗概。漢譯之散陀那經是依居士之名、優曇婆邏經是從園林之名，尼拘陀經是梵志之名，而成各種經名，所以其內容大概一樣，於個個之點，四經相異之處亦很多。例如對於外道苦行之諸相，或一致，或有異，一方面存在，另方面即沒有。又對於四戒、漢譯之三經，皆為殺生、偷盜、邪淫、

妄語，如本經即爲殺生、偷盜、邪淫、修習(bhavitaṁ)是爲一例。想從漢譯之三經和本經對照，更可多心得。

二六 轉輪聖王師子吼經

五五

本經相當於漢譯長阿含卷第六之轉輪聖王修行經(大正藏一)、中阿含卷第十五之轉輪聖王經(大正藏二六)，其內容幾乎同樣。即先說身、受、心、法之四念處，其次詳細說明轉輪聖王之威力，說七寶，說輪寶之功德，說轉輪聖王之理想。又以偷盜、殺生、妄語等之諸惡爲世界墮落之根源，特明因貧困、生活之窮苦而偷盜生，再說殺生、妄語、邪淫等所有一切罪惡生起之過程。由人壽八萬歲漸漸降下至人壽十歲止，各據其罪而說其處以示人壽降下之因緣。同時此衆人，痛感其罪惡而生善法修行之念；先守不殺生等之五戒，漸漸征服諸惡，人壽由十歲向上增至八萬歲之世，再實現轉輪聖王之理想國。其時彌勒佛出現於世而證大覺，說示無上清淨之梵行。於此一面出現理想之國土，一面應現理想之佛土，如是，說比丘證四神足，修四禪定，至得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。

二七 起世因本經

七五

本經相當於長阿含卷第六之小緣經(大正藏一)，中阿含卷三十九之婆羅婆堂經(大正藏二六)，及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(大正藏一〇)。佛於黃昏時，經行於鹿母講堂外，對隨後而來之婆羅門族出身之婆悉吒和婆羅墮所說的就是本經，大別其內容可分爲二部份。即前半是說人之貴賤，非由如四姓之階級的高下，是由其人格價值之有無而定的，力說四姓之平等；於後半由說此世之初開展起而及四姓之起源，最後結說此等四姓之

任何人體證法者，爲人類之最上者。

二八 自歡喜經

本經相當於漢譯之長阿含卷第一二之自歡喜經（大正藏一），及信佛功德經（大正藏一八）。本經非採取佛直說之形式，是長老舍利弗說此後而佛給於認許方式之經。佛住於那蘭陀之波波利菴婆林時，長老舍利弗於世尊前、披露其餘之沙門婆羅門所遠不及世尊之等正覺，（對世尊之）勝智有絕大之信念。自己歡喜得世尊之教示，幸獲聖智安住於法，並讚歎世尊所說之諸善法、十二處法、四種之入胎、四種之記心、四種之見定、七種之人施設、諸精勤、四種之通行、言正行、士夫戒正行、四教誠法、他人解脫智、三常住論、宿住隨念智、有情生死智、二種之神通等法之說示，敍述自己之了解，世尊認可此，而付囑舍利弗宣說之。

二九 清淨經

本經相當於漢譯長阿含卷第一二之清淨經（大正藏一）。世尊住繯祇之菴羅林時，新比丘周陀由波婆城阿難之處來，奉告尼乾子之死後，其學徒間之分裂、鬥爭、固執排他主張之狀態。阿難與周陀同詣佛處，以告其事由，佛教誠弟子等之將來，所說的就是本經。先對於師、法、弟子，說示師之死，在弟子們爲憂悲及不憂悲之情形，其次說清淨梵行之成就，及說四種之安樂行和其果報，最後爲遠離諸種謬見，而教示身、受、心、法之四念處。

二一 九二

三〇 三十二相經……

一三八

本經相當於漢譯中阿含第一一之三十二相經（大正藏二六），是說佛之身相爲三十二相。然而和漢譯阿含一致者唯極限於小部份，不過於第一誦品最初之三節而已，其他大部份是註解式的敘述。於是，關於本經對於三十二相，可看爲一種註釋經吧！然說其三十二相所該當的，要獲得各相，述及過去世之善關係爲其重點，此相是如斯、如斯宿因之所然，以示此大相，轉輪聖王或佛陀得其某一個，其次敘述得如是相，是轉輪聖王，或佛於此世所獲之特權，最後以偈攝大約。而且說有時依一宿因得一相，有時得二相乃至三相，亦必依最初所舉三十二之次順而明示之，謂詳述如是三十二相以其宿因等因果關係，是本經所說之特色吧！

三一 教授尸迦羅越經……

一八一

本經相當於漢譯長阿含卷第一一之善生經（大正藏一）、中阿含卷第三三之善生經（大正藏二六），尸迦羅越六方禮經（大正藏一六），及善經（大正藏一七）。世尊住王舍城外之粟鼠養餌竹林時，爲居士子尸迦羅越說禮六方之機緣而成本經。既爲在家之居士子說法，所以其內容甚有世間的處世訓，凡分別爲二部份。於前半，即先舉四種業垢和惡業之四因，其次詳說損失財產之六種原因，對其中教誨交惡友之危險，說明如何是惡友？如何是善友？更示說全部財產四分之一爲自己之生活費用，四分之一貯蓄以備窮困，二分之一用於事業之經費等乃至財產之使用方法。於後半指責對現實人生之生活無關心之徒，勤禮拜天地四方是無意義的，並給於六方的倫理根據，即東南西北下上之六方，

配合父母、師長、妻女、朋友、奴婢、沙門婆羅門，因此，例如相當禮東方者，父母對子應思其道，子對父母應省顧奉事之道等，說明所有六方，有甚深道德意義之存在。

||||| 阿吒曩胝經.....] 1〇〇

本經無相當漢譯之經，(但可參考毘沙門天王經(大正藏一四四五)。於Hoernle:Manuscript Remains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vol.I有相當於本經之梵文 *Ātānatiya Sutra* 之斷片。世尊在靈鷲山時，毘沙門天王隨來諸夜叉，唱阿吒曩胝之護經，以告佛如左。於諸夜叉中，不信順世尊，而有妨害佛弟子之修行，請納受爲守護佛弟子，此阿吒曩胝之護經。佛納受此，而翌日向諸比丘以示此旨，勸保持阿吒曩胝之護經，乃本經之所述。

||||| 等誦經.....] 111五

本經相當於漢譯長阿含卷第八之衆集經(大正藏一)，及大集法印經(大正藏一)，於 Hoernle:Manuscript Remains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vol.I有相當本經梵文 *Sangitisutya* 的斷簡存在。波婆城之末羅族，建立新講堂，佛令舍利弗代說法。即爲本經，其全部阿毘達磨之色彩甚爲濃厚。有列記一法一、二法三十三、三法六十、四法五十、五法一十五、六法二十一、七法十四、八法十一、九法六、十法六之法數標準爲十段一百一十九法，有部六足論之隨一的集異門足論(大正藏一五三六)，不外是以有部的立場來註釋本經。

三四 十上經

本經相當於漢譯長阿含卷第九之十上經（大正藏二），及長阿含十報法經（大正藏一三），本經亦和等誦經同樣，是舍利弗之所說，其內容是由一法乃至十法之十階段而成的，於各段謂一法十二法十之方式，合計列記五百五十法，可說是佛教教理之綱要書。於是，含有很濃厚的阿毘達磨色彩，此與阿毘達磨文學聯想之時，是極為興味深長的經典。

索引

一 中文索引

(1)

一一八三

二四 波梨經

第一 詠品

如是我聞。

一時，世尊住末羅^{〔國〕}，名爲末羅族之阿僕夷土市鎮。爾時，世尊晨早著下衣，持上衣、鉢，爲乞食而入阿僕夷土。其時，世尊如是思惟：「要入阿僕夷土乞食，時尚過早，然，往跋伽婆種姓之普行者僧園，訪跋伽婆。」其時，世尊至跋伽婆種姓之普行者僧園，訪問跋伽婆普行者。

2
二 爾時，跋伽婆普行者，如是白世尊言：「來！尊瞿曇世尊，善來尊瞿曇世尊，實久未^{〔相見〕}，尊瞿曇世尊，今以何之緣^①而來此耶？」尊瞿曇世尊，請坐此所設之座。世尊坐於所設之座已，跋伽婆普行者亦取一低座，坐於一面。坐於一面之跋伽婆普行者，如是白世尊言：

「世尊！前日，〔否〕更前日，離車子善宿來訪我，對我如是言：『跋伽婆！今，我捨去世尊，今，我不住世尊之處。』世尊！如離車子善宿之言耶？」

「跋伽婆！實如離車子善宿之言。」

三 「跋伽婆！前日，〔否〕更前日，離車子善宿實來訪我，至已，向我問訊，卻坐一面。跋伽婆！坐於一面之離車子善宿，實如是向我言：『世尊！今，我捨去世尊，今，我不住世尊之處。』

如是言時，跋伽婆！我如是語離車子善宿曰：『然，善宿！我曾作是言：「善宿！來，汝來住我之處耶？」』

『不然，世尊。』

『然，汝曾向我言：「世尊！我要住世尊之處耶？」』

『不然，世尊。』

『如是，善宿，我未曾言：「善宿！來，來住我處。」汝亦未曾向我言：「世尊！我要住世尊之處。」若如是，愚人！汝要捨去誰耶？愚人！對此事情，應該見罪汝自己。』

四 『然，世尊！世尊不爲我示導上人法^②之神通變化。』

『若然，善宿！我如是言汝：「善宿！來，來住我處，我爲汝示導上人法之神通

變化耶？」

『不然，世尊。』

『或者汝曾對我如是言：「世尊！我要住世尊之處，世尊爲我示導上人法之神通變化耶？」』

『不然，世尊。』

『如是，善宿！我實未曾對汝言：「善宿！來，汝來住我處，我爲示導上人法之神通變化。」汝亦未曾向我言：「世尊！我要住世尊之處。世尊要爲我示導上人法之神通變化。」若如是者，愚人！於誰，汝要捨去誰耶？善宿！汝如何思惟耶？成就上人法之神通變化，或不成就上人法之神通變化，若修行我所說法之行者，皆能導得完全苦滅之目的耶？』

『世尊！成就上人法之神通變化，或不成就上人法之神通變化，若修行世尊所說法之行者，皆能導得完全苦滅之目的。』

『如是，善宿！成就上人法之神通變化，或不成就上人法之神通變化，若修行我所說法之行者，皆能導得完全苦滅之目的。於此，善宿！上人法之神通變化是何

耶？爲何要成就此耶？愚人！對此事情，應該見罪汝自己。』

『然，世尊！不爲我宣示世界^③之起源。』

『然者，善宿！我曾如是言：「善宿！來，汝來住我處，我爲汝宣示世界之起源耶？」』

『不然，世尊。』

『或曾向我言：「世尊！我要住世尊之處，世尊要爲我說世界之起源耶？」』

『不然，世尊。』

『然者，善宿！我實未曾言：「善宿！來，汝來住我處，我當爲汝宣示世界之起源。」而汝亦未曾向我言：「世尊！我要來住世尊之處，世尊要爲我宣示世界之起源。』

若如是者，愚人！於誰，汝要捨去誰耶？善宿！汝如何思惟耶？不論宣說世界之起源，或不宣說世界之起源，若修行世尊所說法之行者，皆能導得完全苦滅之目的耶？』

『不論宣說世界之起源，或不宣說世界之起源，若修行世尊所說法之行者，皆能導得完全苦滅之目的也。』

『如是，善宿！不論宣說世界之起源，或不宣說世界之起源，若修行我所說法

之行者，皆能導得完全苦滅之目的。於此，善宿！起源之宣說，有何用？愚人！對此事情，應該見罪汝自己。』

六 『善宿！汝實於跋耆邑，以種種方便稱讚我：「彼世尊是阿羅漢、正等覺者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也。」如是，善宿！汝實以種種方便於跋耆邑稱讚我。』

善宿！汝實於跋耆邑，以種種方便稱讚法：「彼世尊之法是善說，於現世受報，現見、來見，導引諸智者，各自得解。如是，善宿！汝實以種種方便於跋耆邑稱讚我。』

善宿！汝實於跋耆邑，以種種方便稱讚僧伽：「世尊之弟子僧伽是善悟入，世尊之弟子僧伽是端正悟入，世尊之弟子僧伽是正理悟入，世尊之弟子僧伽是正行悟入，即〔皆是〕四雙八輩。此世尊之弟子僧伽，應供養、應恭敬、應受布施、應合掌，爲世間之無上福田。」如是，善宿！汝實以種種方便於跋耆邑稱讚僧伽。

善宿！我實告汝，善宿！我實通知汝。善宿！對於汝，將有如是言者：「離車子善宿，不能於沙門瞿曇之處修梵行。」如是不能而捨修行以入卑俗，善宿！對於汝，